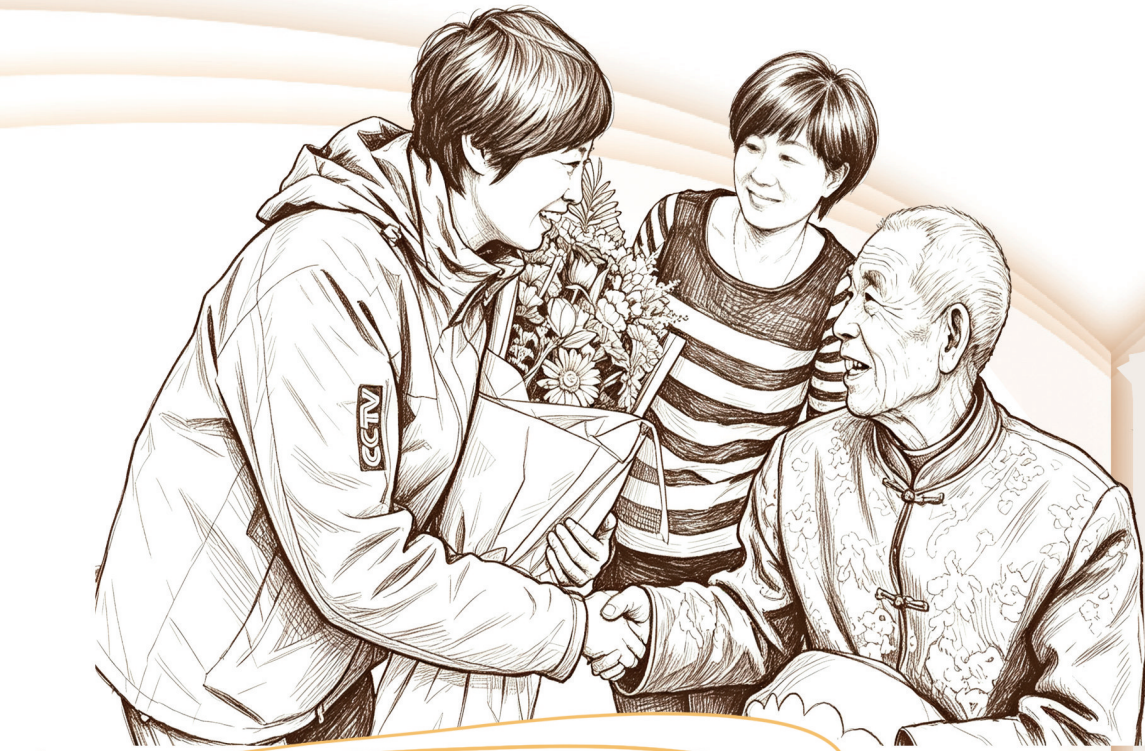


那束光，从烟台照向中国——深切怀念敬一丹大姐

□赵景涛

当我牵手金秋和今生一闪而过
记忆中的春天
吹散了梦马
吹散了山顶洞人在苦苦寻找的
绿色年华



2026年9月13日，敬一丹大姐走了。她的女儿在讣告中写道：“我最亲爱的妈妈，大家熟悉的敬大姐，今天走了。”今年6月，她在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，此后近3个月辗转两地救治，终究没能留住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翻出了20年前的一叠旧材料。那是一份颁奖典礼的流程单，上面有她用钢笔勾画的痕迹，字迹工整，力透纸背。纸已泛黄，人已远行。

我想起2006年冬天，烟台那个温暖的夜晚。

她为“友谊”而来，更为“感动”而来

2006年12月30日，烟台电视台演播厅里，CCTV感动中国之“星河城杯”感动烟台双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正在举行。敬一丹作为特邀嘉宾和访谈主持人，全程参与了这场典礼。

她来烟台，源于一个朴素的人情。当时，时任烟台日报社总编辑郑强同志的女儿天亮、女婿鲁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与敬一丹是同事，关系甚笃。她是应郑强同志盛邀而来的。但我深知，以敬一丹彼时的声望与忙碌，仅凭私人情谊，未必能请动她跨越千里来到一座地级市。她来，更是出于对一个地方媒体“感动人物”评选的认同，出于对胶东这片土地上那些平凡好人的敬意。

那两天，我作为分管这场典礼的领导，直接对接她的一切活动。我看到的敬一丹，和电视屏幕上那个温和坚定、从容大气的“央视面孔”别无二致，却又更加真切。

她为人随和，没有半点架子。吃饭简单，以素为主，不挑不拣。到了住处，她连夜翻阅我们报送的材料，熟悉每一位候选人的故事，亲手撰写访谈提纲。我记得她伏在桌前，逐字逐句地标注、修改，像一个即将参加考试的学生那样认真。她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至今记得：“台上每一分钟，台下都得对得起人家。”

她两次落泪，为一个拾荒老人

典礼现场，敬一丹采访了拾荒老人刘盛兰。

刘盛兰是招远市蚕庄镇柳杭村的一位孤寡老人。自1996年起，他靠拾荒资助助学，近20年间捐出10万余元，资助了全国100多名贫困学生。他自己的生活苦到了极致——未尝肉味，未添新衣，连馒头都舍不得买。他的住所里堆满捡回来的废品，却珍藏着一个深蓝色的布袋，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受助学生的回信。

在台上与刘盛兰老人对话时，敬一丹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。她的声音一次次哽咽，眼泪两次夺眶而出。

事后她跟我说，她反复问老人有什么愿望，老人始终不提自己，总想着别人。“他就是不提自己，”她说，“这正是老人的感人之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敬一丹向我和郑强同志郑重地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一定要把刘盛兰老人推到《感动中国》的舞台上，一定要把这位老人的大爱介绍给全国人民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语气并不激昂，而是带着一种近乎平淡的笃定。但我听得出来，那不是一句客套话。那是一个媒体人在被深深触动之后，给自己立下的承诺。

她拒绝“车马费”，只带走了一捧心意

典礼结束后，我们按照惯例为她准备了一份“车马费”和少量烟台特产。她只带走了少量特产，坚决拒收“车马费”。她说：“我是为了和郑总的友谊而来，是为了感受胶东人民的奉献精神而来。收了费用，一切都变味了。”

她的风格和情怀，令我和郑强同志十分感动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位央视知名主持人来到地方，不收分文劳务费，在许多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敬一丹就是这样做的，做得自然而然，没有

半分勉强。

这份“自然而然”，恰恰是她人格底色的流露。她主持《焦点访谈》20余年，主持《感动中国》19年，见过太多人间悲欢、世道人心。她太清楚什么是“真”，什么是“变味”。她拒绝的是一份费用，守护的是一种纯粹的、不被交易玷污的情感连接。

7年后，她把承诺变成了现实

烟台一别之后，敬一丹没有忘记那个承诺。

2014年初，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选揭晓，刘盛兰老人光荣当选。因为年事已高、身体有恙，老人无法前往北京参加颁奖典礼。敬一丹做了一个此前《感动中国》从未有人做过的事——她亲赴招远，把奖杯送到了老人的床前。

“12年来，在《感动中国》的颁奖典礼上，我们见了那么多感动我们的好人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次，把奖杯拿出这个颁奖典礼。”敬一丹说，“我们就考虑，不要让老人舟车劳顿，把奖杯送到他的床前，让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这份敬意。”

在刘盛兰老人居住的那间堆满废品却装着100多个孩子希望的房间里，敬一丹把沉甸甸的奖杯递到老人手中。老人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动容的话：“我做的事情很小，小得都不够感动一个村，哪能感动全中国？”

后来，敬一丹在采访中说：“以前只知道招远有黄金，现在再说起烟台招远，这里不仅有黄金，还有比黄金更珍贵的老人。”

从2006年底烟台演播厅里的一个承诺，到2014年初招远病床前的一座奖杯，中间隔了7年多。7年里，敬一丹主持了无数场《感动中国》，见证了无数人的感动时刻，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冬天在烟台流下的眼泪，没有忘记那个拾荒老人深蓝色布袋里的汇款单。

她把一个地方媒体人的“感动”，变成了一个国家的“感动”。

她属于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也因她而不同

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，1976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，1988年进入中央电视台。她主持过《经济半小时》《一丹话题》《焦点访谈》《东方时空》《直播中国》《新闻调查》以及《感动中国》。她是中国电视新闻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面孔之一。

她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。学者评价她“情感节制中蕴藏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色彩”。她常常告诫自己，在台上要“隐而不显”，要把所有的光亮都留给那些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人。但面对烟台那些平凡英雄，她没能控制住自己。于云村、薛仁贵、王宝龙、朱清毅、栾丽君……一个个名字念过去，她的声音一次次哽咽。

她说过：“感动就是内心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是。”她还说过，寻找“感动”，其实是倡导精神层面的一种回归。“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不缺少偶像和英雄，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推崇的是什么样的偶像和英雄。”

敬一丹的一生，几乎就是在做这件事：推崇那些应该被推崇的人，记住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光。

如今，那束曾经从烟台照向中国的光，回到了它出发的地方，但光留下的痕迹不会消失。刘盛兰老人的故事还在流传，“盛兰助学”基金还在延续着他的善举。那些被敬一丹推到聚光灯下的平凡英雄，依然在各自的角落里发光。

敬大姐，您说过，感动烟台的人们也一定有感动中国的力量。这句话，我们烟台人记了20年，还会继续记下去。

您把奖杯送到老人床前的那双手，如今停下来了，但您递出去的那份敬意，我们接住了。一路走好。

时光

□黄克庆

发现

暑假的一天，妈妈神秘地告诉我，要带我去一个“避暑胜地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地方是她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——十八盘林场的那条老路。

当我们进入老路入口时，我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——这简直就是家门口的“植物园”！只见这条老路弯弯曲曲，路边的石头围栏上还落着许多树叶。和市里的繁华喧闹不同，这里幽静、清凉甚至有一丝古老的气息，我感觉自己穿越到了侏罗纪时代。

老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挺立着高大的松树、刺槐，枝杈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一起，层层叠叠像撑开的绿伞一样遮住了盛夏炎热的气流。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阴影洒在我身上，我好像穿上了一件阳光洞洞衣。在一个岔路口，我突然看到一大片黄白相间的小花神气十足地开放着，在满是绿色的林荫里格外引人注目。我用妈妈的手机查到，这种小花叫野蔷薇，是山花里的颜值担当，小巧又精致。顺着岔路口往上走，经过一个小土坡，我又发现了好多零零散散藏在草丛里的红色小球球。走近一看，它们像草莓但又比草莓小很多，圆溜溜的，红得耀眼，圆得可爱。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摘了一个尝了尝，“哎呀！好涩！”我瞬间涨红了脸。原来这种小野果叫蛇莓，不能吃。

我们又在山林旁转悠了一会儿。此时我手上已经多了两根用捡来的树枝做成的“登山杖”。前面一棵碗口粗的槐树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低垂的树枝卷着树叶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树干上的树皮有的已经脱落，很有沧桑感，好像要和我诉说这座山林的岁月故事。

我和妈妈折返回主路时，路边不知何时聚集了一堆

我一直觉得爸爸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下班没事就窝在沙发上玩手机。可是这个暑假，我却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另一面——他居然是个“深藏不露”的超人。

那天，书房的风扇突然罢工了，纹丝不动。妈妈说不行就换个新的，爸爸却二话不说就去阳台翻出工具箱。他全神贯注地拆开风扇外壳，对着里面的线圈埋头研究了几分钟，风扇竟然重新转起来了。我难以置信地问爸爸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修这个的？”爸爸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小时候家里的电器都是我修的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爸爸小时候就喜欢摆弄电器。家里的电路改造、水管更换等，都是他利用周末不辞辛苦一点完成的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请人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举手之劳，何必麻烦别人。”

我发现爸爸不仅能修电器，还能毫不费力地解答我的数学难题。当我对着不会做的题目抓耳挠腮时，他只是看两眼就能深入浅出地帮我讲明白。我好奇地问他怎么什么都会，他幽默地说：“我偷偷看过你的课本呀。”
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我发烧到半夜，迷迷糊糊中看见爸爸坐在床边，帮我换额头上的湿毛巾。那个平时大大咧咧、没事就喜欢看手机的爸爸，那晚彻夜未眠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一整夜。

这就是我发现的那个“深藏不露”的超人爸爸！他看似“普通”，却从不夸夸其谈，从不邀功请赏，只是在家人

到丙午年中秋，我已16年不曾尝过父亲腌的咸鸭蛋了。每次在集市或超市看到咸鸭蛋，父亲当年腌制的鸭蛋在白瓷碗里晕出一片金黄的画面，便又浮现在眼前。

父亲腌鸭蛋是讲究的。每年春秋两季，天还未亮透，他便步行去三里外的集市。到了鸭蛋摊前，他蹲下来将鸭蛋一枚一枚举到眼前，朝着光亮处细细照看。他只挑青壳的、壳面厚实的鸭蛋，捏在指间还要有微微的硌手感。有一回我站在旁边张望，他一边挑一边自言自语：“里外通透的，腌出来才好吃。”那时我不懂什么叫通透，只记得他那双常年泡在泥水里的手指节粗大，托着一枚青壳鸭蛋，像托着一块温润的玉。

父亲腌蛋用的是一只酱色陶罐，肚大口小，釉面已被岁月磨得温润。母亲说这罐子比我还要年长。腌鸭蛋，父亲专挑晴日，将陶罐搬到河岸边刷洗晾干，取粗盐、黄泥、草木灰，按祖上传下的方子调和好。父亲说，黄泥要筛过，越细越好；必须放粗盐，腌出来才沙糯起油。码蛋入罐时，他的动作轻柔得像在安抚襁褓里的婴孩。一层泥一层蛋，码满了，用牛皮纸扎紧罐口，再糊一层厚黄泥，最后压上一块青石板。搬动石板时，他手背上的青筋盘曲凸起，如老树根虬结。

那罐咸鸭蛋勾得我味蕾翻滚，放学回家先趴在陶罐口上嗅一嗅，可什么味儿也闻不到。我缠着父亲问何时能好，他不急不慢地应一句：“急什么，盐要慢慢渗，味道要慢慢长。”

40多天后，父亲会选一个傍晚，从陶罐里摸出两枚鸭蛋洗净，搁进饭锅里煮。饭熟了，蛋也熟了。他将煮熟的咸鸭蛋在凉水里浸一浸，选净透明一端敲开，再用筷子轻轻一挑，黄油便顺着裂缝淌出来，在热腾腾的米饭上洇开一片小片金黄的印记。蛋黄入口沙糯，舌尖一抿，就像晒着太阳的雪，徐徐地化了。我狼吞虎咽的当口，父亲坐在对面，眼睛弯成月牙，也不动筷子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。

那个年代，咸菜是饭桌上雷打不动的主角。吃咸鸭蛋一年不过几回，一大家子人分，落到每个人嘴里不过几口。现在想来，或许从第一口起，我便把父亲的那份耐心与等待，一并咽了下去。

高中毕业那年，农村子弟有了从军报国和考学提干的机会。入伍通知书送到家里时，父亲满面喜色；可离家的日子越近，他脸上的笑却越少。平日不爱抽烟的他，收工回来坐在房前那棵老杉树的根凳上，捧着那把铜色发暗的水烟壶，吧嗒吧嗒地抽。我凑到他跟前说：“爸，我去部队锻炼几年就回来。”他微微点头，侧过头瞥我一眼，声音很轻：“去吧，好好干。”短短几个字，却如磐石般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底。

新兵启程的那天早晨，父亲站在送行的人群里，眼神一刻不落地追着我。快登车时，他快步过来，往我手里塞

我发现了一个“植物园”

□高子琪

咖啡色的小虫子，像是虫子家族大聚会。它们椭圆形的身体上有一圈圈的纹路，怪不得叫西瓜虫。我抓起一只放在手心里，没想到它居然在我手上爬来爬去，痒得我直叫：“哎呀，别爬了！”这只西瓜虫可真淘气！

我们在路边慢慢地走呀走呀，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让我心旷神怡。这林间的空气好清新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花草树木独有的香气。原来栖霞还有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“植物园”，看来以后我得多在栖霞的各个地方走走，多发现家乡的自然美景，也要爱护、守护我的家乡。也希望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十八盘这个“植物园”走走逛逛，您也可以做大家的小导游哟！

（栖霞市实验小学2023级8班 指导老师 李海霞）

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点评——

作者高子琪在自己的家门口发现了一个“植物园”，那是母亲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。他详细描述了“植物园”里的植物和动物，语言生动活泼，风趣幽默。通过这个发现，作者得到了启示，在自己的家乡一定还有许多他没发现的风景区，因此决定今后要走遍家乡的每个角落，去发现不一样的美。结尾，作者向朋友们发出邀请，欢迎大家来参观他家门口的“植物园”，他愿意给大家做导游。

读完这篇作文，我也深有感触。很多人向往“诗和远方”，但如果我们停下脚步细致观察，就会发现身边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风景和诗意的生活。很多人舍近求远，千里迢迢去外地旅游，其实他们并不知道，自己家乡的风景，一点也不比千里之外的风景逊色。

发现

□贾子懿

需要的时候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。我长大也要像爸爸一样，即使成不了什么“大人物”，但一定要做家里最顶天立地的人！

（高新区第三实验小学三年级4班 指导老师 梁宏）

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点评——

爸爸和妈妈，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人。我们每天跟他们打交道，却并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们。作者贾子懿原以为爸爸就是个很普通的人，却在偶然的时机发现了“深藏不露”的爸爸：他竟然能用工具修理好坏掉的电风扇、改造电路、更换水管；竟然毫不费力地帮他解答数学难题。尤其是在他发烧的时候，“那个平时大大咧咧、没事就喜欢看手机的爸爸，那晚彻夜未眠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一整夜”。这些举动完全出乎作者的意料，他发现了平时从不夸夸其谈的父亲，默默无闻地为家庭做好每一件事。于是，作者对爸爸产生了敬爱之情，把普普通通的爸爸当成自己的偶像，立志长大后也要成为像爸爸这样的人。父亲语言朴实，情感真挚，用自己发现的最普通的小事，写出了爸爸的另一面。

暑假“发现”征文活动，到这一期就结束了。我希望借助这次征文活动，培养同学们观察生活的能力，在今后的作文写作中，善于发现身边不一样的美，写出不落俗套的优秀作文。

了一个小布包，没有言语，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便转身离去。布包里是三枚还带有父亲体温的咸鸭蛋。我攥紧布包，把那团堵在喉咙口的“爸”又咽了回去。

那三枚咸鸭蛋我始终没舍得吃。到了昆崙山下的新兵连，有天班里检查内务，班长发现了，说快吃了吧，别搁坏了。那天，我把三枚咸鸭蛋拿到食堂分给战友，大家尝了都竖起大拇指。后来我写信回家说起这事儿，大哥回信说，父亲知道后连声叹气，拍着脑门说：“那天家里就剩那三枚咸鸭蛋了。”

入伍第三年的夏天，我考取了战区陆军学校。这年秋末，父亲去集市买了最好的鸭蛋，把那只酱色陶罐搬出来洗了又洗，腌上了新一坛咸鸭蛋，对母亲说：“现在腌，等儿子回来正好能吃上。”其实那时离寒假还远着呢，可父亲等不及了，他要把盼头早早地腌进陶罐里。

寒假回去，一迈进离别三年的家门，一股熟悉的咸香扑面而来。父亲从厨房出来，见我身着干部服，愣是上下打量了好几遍。看着看着，他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地舒展开了。那是我见过父亲最开心的一次。那个假期，早饭的餐桌上，无一例外地有一盘咸鸭蛋。父亲往往不等我动筷子，便敲开一枚放进我碗里。咬一口，蛋黄沙糯，黄油满口，正是记忆中的味道。

老羞之年，一场风寒引发的肺心病，差一点将父亲击倒。自此之后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可春秋一到，他仍惦记着他的咸鸭蛋。母亲拦着不让他腌，他急得跺脚：“你不让我腌，儿子回来吃啥？”大哥主动揽过买鸭蛋、洗陶罐、备黄泥和粗盐的活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父亲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前，一只一只地往泥罐里滚鸭蛋。泥巴沾在他苍老的手指上，黄黄的一层，在太阳光下亮晃晃的。

那年冬天，长江北岸的寒潮来得格外早，也格外凶。父亲终究没有站着走出那个初冬的夜晚。

来年清明，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并一起前往苏通大桥。这是父亲生前念叨过好几次的地方。汽车驶上大桥，妻子把车开到最低限速，打开前后车窗。我捧着父亲的遗像面朝江面举起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我们来了。”突然，一股夹着水汽与春末凉意的江风穿过车窗，拂过脸颊，浸入杯中。恍惚间，我感觉父亲就在身侧，与我一同望着大桥与长江。

一转眼16年过去了，我也学会了腌咸鸭蛋。开罐那天，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煮熟后将鸭蛋在凉水里浸一浸，敲开空壳。黄油依旧淌了出来，但味道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火候。我知道，差的不是手艺，而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，父亲坐在门槛上等着煮熟的光阴和他数着日子盼着我归来的晨昏……

这个秋天，我打算再腌一罐试试。

咸鸭蛋的味道

□季文豪

放假回去，一迈进离别三年的家门，一股熟悉的咸香扑面而来。父亲从厨房出来，见我身着干部服，愣是上下打量了好几遍。看着看着，他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地舒展开了。那是我见过父亲最开心的一次。那个假期，早饭的餐桌上，无一例外地有一盘咸鸭蛋。父亲往往不等我动筷子，便敲开一枚放进我碗里。咬一口，蛋黄沙糯，黄油满口，正是记忆中的味道。

老羞之年，一场风寒引发的肺心病，差一点将父亲击倒。自此之后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可春秋一到，他仍惦记着他的咸鸭蛋。母亲拦着不让他腌，他急得跺脚：“你不让我腌，儿子回来吃啥？”大哥主动揽过买鸭蛋、洗陶罐、备黄泥和粗盐的活。一切准备妥当后，父亲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前，一只一只地往泥罐里滚鸭蛋。泥巴沾在他苍老的手指上，黄黄的一层，在太阳光下亮晃晃的。

那年冬天，长江北岸的寒潮来得格外早，也格外凶。父亲终究没有站着走出那个初冬的夜晚。

来年清明，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并一起前往苏通大桥。这是父亲生前念叨过好几次的地方。汽车驶上大桥，妻子把车开到最低限速，打开前后车窗。我捧着父亲的遗像面朝江面举起，轻声说：“爸，我们来了。”突然，一股夹着水汽与春末凉意的江风穿过车窗，拂过脸颊，浸入杯中。恍惚间，我感觉父亲就在身侧，与我一同望着大桥与长江。

一转眼16年过去了，我也学会了腌咸鸭蛋。开罐那天，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煮熟后将鸭蛋在凉水里浸一浸，敲开空壳。黄油依旧淌了出来，但味道终究是差了那么一点火候。我知道，差的不是手艺，而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，父亲坐在门槛上等着煮熟的光阴和他数着日子盼着我归来的晨昏……

这个秋天，我打算再腌一罐试试。